

## 第四十回 王元帥跨海出征 熊先鋒祭寶立績

卻說鄺明堂囑王少甫曰：「劉奎璧存心險惡，爾續通知韋勇達，密把劉奎璧監禁囚車，用布篷遮住頭面，隱藏軍中！若下舟，即禁在艙內。日食須要照顧，無便有虧。」按王少甫心中恐劉奎璧放出後，知其改名易姓，勢必通知伊父劉捷，劉捷恐皇甫敬父子回朝報怨，必先設計敗其功勞，故不如先下手為強，若不放出，又恐劉捷知風，奏聞天子，坐其欺君逆主之罪；王正在進退兩難，一聞此言，正中心懷，忙問曰：「恩師吩咐極是，但恐國丈知道，奏聞天子，門下就有欺君逆主的大罪。」鄺明堂曰：「劉國丈有甚言語，下官為爾抵擋，決不有誤。」王少甫謝曰：「若得恩師如此鼎力，門下便放心行事。」鄺明堂答禮曰：「只管放心行事，下官自有主意。」

王少甫辭別，回歸公館，對熊浩說明前事：「我正慮劉奎璧泄我根底，敗我功勞，不料恩師恰有此言，真是天從人願。」熊浩喜曰：「今當寫書前去，知會韋勇達，方不誤事。」王少甫稱是，遂細細寫了一封信，內言奉旨著韋勇達為右先鋒，速帶部下人馬到登州伺候隨征；並言把劉奎璧囚車遮掩，不可泄漏；至接待欽差，須要加禮厚待，使其回朝善言復旨。即叫李猛，丁宣，各賞路費，將書交代，趕交與韋勇達。李猛等隨帶乾糧銀兩，上馬而去。

光陰似箭，早是二月二十一日早朝，少甫辭朝別駕；出朝，又去拜別部恩師。明堂面囑曰：「得勝之時，即當招不可多殺。」王少甫領命。

到了次早，便下校場，齊集了六萬人馬。王少甫祭旗；先發下五千人馬，交付熊浩為前部，吩咐沿途務要約束軍木可擾害良民。熊浩領令錘程。王少甫大隊人馬隨後進撥旗蔽日，戈我如林，三軍悉如猛虎，眾將勝為蚊龍，一躍森嚴，萬民喜悅。

李猛自前日起身，二路行來；早到吹臺山，來到後寨廳，參見韋勇達，呈上書信。韋勇達看畢大喜，令往後蒙夫人母女。不須臾，母女已到，韋勇達迎接坐下，遂把信呈上。尹夫人母女看畢，大喜曰：「未料聖天子如此寬宏，驕安，小兒又得高中，真是有幸！」李猛、丁宣曰：「不是天子，俱是鄺兵部屢次力奏，天子方下此旨。」尹夫人曰：「鄺兵部何人，怎肯如此施恩？」李猛曰：「鄺兵部年方十八，人物秀而三元出身，係右本相的令潛學；辨汰謙恭，正直敢言，又拜道，近來救活了皇太后，故朝廷擢升兵部尚書，甚是信任。」夫人贊道：「誰家有福，產此亙古未有之人。」韋勇達即召辦上前，言明招安等情，速傳令嘍囉，若欲回鄉者，賞銀兩，使他們散去，做些小經紀度日。願投軍征番者，速尉上冊，同往隨征。眾皆歡喜。內中欲回鄉者有一半，願隨軍亦有一半。過了四五天，哨馬報曰：「小的探得欽差來日。」韋勇達忙令張燈結綵，準備筵席伺候。只有單洪心懷妒忌，思來日出見差官，出其不意，刺死欽差，使其不能投降，在此享用。

到了次日，單洪身藏二柄利刀，尹夫人母女俱到聚義廳。未及巳時，嘍囉報稱欽差將到，韋勇達率領兄弟韋勇彪並十名頭目，來到路口。欽差已到。韋勇達帶同眾人跪接。饒主事心中恐懼，即下馬扶起眾人，慰曰：「請到堂上讀詔。」韋勇達即請欽差大人上馬，自己隨後起身。欽差雖見韋勇達少年俊雅，但部下的形狀都是兇惡，心中十分提防。及來到聚義廳外，尹氏母女跪在門外高聲曰：「犯婦皇甫敬之妻尹氏，率女長華接招來遲，罪該萬死。」饒主事在馬上欠身打拱曰：「夫人、小姐且起，請到聚義廳上開讀詔書。」即刻便下馬，步入廳上，打開詔書。尹氏跪在前，韋勇達同小姐跪在後，韋勇彪同眾頭目挑開香案，讀詔已畢，眾皆謝恩，將詔請到別寨安頓。尹夫人密囑韋勇達道：「孩兒小心禮待欽差。」又向欽差曰：「犯婦母女失陪了，乞大人恕罪。」主事曰：「夫人、小姐請退，不消費心。」尹氏母女於是入內。

欽差坐在上面，韋勇達坐旁伴吃茶。不多時，酒席俱備，欽差上席坐下，韋勇達在左，韋勇彪在右，眾頭目在下邊，相陪跟隨。欽差的十餘名家丁，嘍囉另席相待。饒主事恭恭敬敬，留心提防，韋勇達兄弟盡獨相敬。酒過數巡，欽差即便辭席，眾頭目苦留曰：「難得大人憲駕到此，理當盡歡，何必過謙。」饒主事遂再坐下，韋勇達先敬了一杯酒。單洪尋思，此時若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？即立起身來，斟了一杯酒，假意向前曰：「小的奉敬一杯。」饒主事先見單洪在坐下，滿面殺氣，注視不休，已是懷疑，得見其敬酒，著實提防，立起身來接酒。單洪將酒連杯擲在地上，手扯饒主事右手的袖口，左手在腰間抽出明亮亮的短刀，望饒主事胸腔刺來。饒主事盡力掙脫，翻身逃走。單洪大喝曰：「往哪裡去，我來了！」將身一躍，跳過桌面，忙來追趕。眾頭目大驚，欲救不及。只有韋勇達驚得心神飄蕩，忙躍過桌面子來，果然手足伶俐，趕到單洪背後，伸出手抓住單洪的後領，把單洪掀翻，仰面倒地，那時刀早擲在一邊了。韋勇達把腳踏住了單洪的胸脯，撥出寶劍，把他殺死，方上前扯住欽差曰：「大人不必驚慌，那單洪已殺死了。」饒主事嚇得面如土色，回身作禮曰：「下官乃奉旨前來，未知此人何故行刺？」韋勇達著嘍囉把單洪的屍首帶往山後埋葬，隨請欽差坐下，說明單洪心意：「恐仇人報仇，不願投誠。欲刺大人，以陷小將，今特殺之，以免大人疑心。」饒主事方才明白，自思韋勇達雖是真心歸降，但部下之心難測，倘夜間有甚更變，性命必不能保寧，可早離此地為妥。遂起身辭別曰：「將軍雖是好意相待，但部下人心叵測，下官就此告別；將軍亦免掛懷。」韋勇達曰：「大人說得極是，小將只得從命。」忙令皇甫長華具一道表章，以謝天恩。長華即便寫就，並代母親具下謝恩的一道表，一並交與欽差，又送了許多金銀綵緞，並厚賞跟隨人役，皆大歡喜。饒主事稱謝了一會，又囑曰：「將軍速往山東合兵，不可遲誤。劉國舅不知要寄信回京否？」韋勇達曰：「再緩三四天，即便起身。」劉國舅即要隨征，不必寄書，遂上馬送欽差下山，來到路口分別。韋勇達恐路上有失，並著四名頭目護送，到來日方得回山。饒主事十分感激，分別而去。

韋勇達回山，限四日內起身，連忙收拾。到了第四日早，各物收拾上車，將劉奎璧押上車，把四圍密遮，其接軍之人三千餘；預請附近各鄉的父老上出，輯其特山寨上的鈞件一一並取去，然後放火，把山寨焚燒殆盡，免使復集匪類、方持起身下山，向山東進發，傳令如有姦淫強買等情，立即處治。萬民安堵如故，俱感主將約速嚴明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山東巡撫彭知擇自上年到了登州，即備戰傳，凡水米柴草，俱已配搭定當。到了三月，王元帥大軍已至，巡撫彭知澤率領百官出郭迎接。王少甫相見，令大軍屯紮城外，不許擾害居民，違令者斬。王元帥同眾將到了館驛，地方官備酒接風，眾官陪奉。王元帥問曰：「近來番軍勢力若何？」總兵殷耀先蔡曰：「番軍除陣亡及病故，現存不及四萬，只有軍師神武道人邪術利害，元帥鄺必凱英勇無比，部下又有九員番將，十分兇惡。自楊大人死後，番軍恐時值嚴寒，海水凍住船隻，因此逃入海中。海中有一浮島，名叫沙門島，糧米細軟，俱屯在此島，島之左右盡紮戰船，近因聞得元帥大軍將到，故不敢前來。未知元帥在島中如何。」

王元帥曰：「番人欺我軍向怕風浪，故敢造反，本帥當海中決故，殺得他片甲不回。」彭如澤曰：「不可近島，倘遇妖道祭起風浪，或放火燒舟，恐難退兵。」王元帥曰：「我們靠主上洪福，邪不勝正。不怕邪術。」王元帥因彭巡撫在坐，不便問及皇甫敬的消息，只問番軍帥邪術等情。灑飲到黃昏散席，王元帥躡入驛中，心腹家人密報曰：「小的訪得皇甫元帥及衛先鋒早已被擒，不知存亡，並無降番引軍攻城等情。」王少甫心知父親必無降番之舉。

次日，元帥擇定三月二十日祭江，二十一日揚帆，三軍各備下船。到了第三早，韋勇達人馬也到，韋勇達、韋勇彪同皇甫華入營參見。王少甫恐彭如澤知風，不敢相認，只行常禮，歸降的嘍囉准充軍士，發與右先鋒韋勇達為部下。韋勇達到前掛了右先鋒印，簪花掛紅，賞了三盅美酒。又撥一百名軍跟隨皇甫長華為部下，另撥二號船隻交與小姐，小姐仍帶先女婢錦瑟、瑤琴照常跟隨。王元帥又傳總兵殷耀先諭曰：「今皇甫元帥之妻尹氏，聞得爾有寶眷在署，將尹氏寄爾署內，撥一所房屋與他居住，日食他自有老僕女婢料理，休要費心。」耀先領命退出：差人押轎往營中恭請尹夫人。尹氏囑咐韋勇及女兒道：「凡在船上及征戰之時，務要小心，稗得早奏凱歌免我懸望。」母女二人戀戀不捨：夫人勉強上轎，來到總兵衙門呂忠跟隨從中門進。殷總兵令母女迎接，備酒接風；打掃花廠與夫人安歇。次日夫大發銀與呂忠，買了兩名女婢，啟行料理一切，恰辦利便。殷總兵夫妻等俱極相敬，不表。

且說大軍自配搭下船，王少甫遂具表奏明出軍日期，彭撫備酒餞行，王元帥下船。到了兵月二十日祭江，元帥備發千兵，交與左右先鋒熊浩、韋勇達為部下。二十一日祭旗完豐彭如澤率領文武百官送到海邊。官軍鳴金擂鼓，揚帆向海面發。眾官報稱離沙門島不遠，請令定奪。王元帥即上尾樓，千里鏡廣照，見番邦的戰船佈滿海面，傳令離營十里，即水屯紮水寨。士元帥下令，各營小心提防劫營。是夜，各營防嚴緊，不表。

且說番元帥鄔必凱自去冬退回沙門島，主意春間便要攻登州的城池。後聞成宗令王元帥大集水軍，欲下海決戰，遂打聽登州備下戰船，知必有一場大戰，即與神武道人商議水戰方有便宜，故停船在海面候敵。後聞王元帥大軍已到登州，鄔必凱料王元帥必不敢過海。這二天探子報曰：「王元帥許多戰船已到，離營十餘里屯紮水寨，請令定奪。」鄔必凱令賞銀牌，再去打聽，一面哈哈大笑曰：「元朝主帥好不識生死，他若在陸路交戰，勝負尚未可定；他今到來水戰，性命必不保了。」

次早，鄔必凱升帳；問曰：「哪一位將軍往立頭功？」閃出前部先鋒山頭虎向前曰：「待小將前往立功。」鄔必凱曰：「小心前去。」山頭虎領命，遂帶領本部人馬戰船，搖旗擂鼓，前來討戰。

元朝哨船報入中軍帳，來見王元帥曰：「啟上元帥，如今有番將討戰，請令定奪。」王少甫曰：「待本帥親出會戰。」只見熊浩挺身上前曰：「一員番將，何勞元帥親戰，只消末將前往足矣。」王少甫曰：「恩兄有所不知，初陣交戰，最要吉利，務宜小心，不可挫了銳氣。」熊浩稱是。遂領了本部戰船，殺出水面，兩船各自寄旋停住。熊浩擡頭一看，只見山頭虎年近三旬，生得身高體壯，發似硃砂，手執一把大斧，約重八十餘斤。山頭虎見熊浩生得面方耳大，手執兩支短槍，身鋒著掩心甲；旗幟飄揚，上繡『武榜眼及第龍攘大將軍前部先鋒熊』兒個大金字。熊浩大喝曰：「來將留下姓名，好取爾的首級。」山頭虎曰：「摩下乃鄔元帥帳前前部先鋒山頭虎便是。爾是何人，快通名來，功勞簿上好記爾的首級。」熊浩曰：「我乃大元皇帝駕下王元帥帳前前部左先鋒熊浩，特來取爾的性命。」說罷，將船衝上，舉起右手，一槍照面刺來。山頭虎把斧一架，回手一斧，向熊浩頭上砍來。熊浩見來得兇惡，把雙槍一擡，震得兩膀蘇麻，喝聲：「好厲害的番狗。」山頭虎喝曰：「如今方知俺的利害！」又是一斧砍來。熊浩情知兇惡，留心避敵，戰到三十餘合，怎當得這把利斧一如猛雨狂風；熊浩抵敵不住，恐頭陣失利，挫了三軍的銳氣，即令戰船退下。山頭虎推鎔追趕，熊浩急取寶貝。

未知什麼寶貝，畢竟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